象村集 七

和陸詩

序

記

和陶詩序

余獲戾于朝一逐而歸于田再逐而縶于窮峽於世已贅疣矣既無所事事間取簡策閱之如夢境已復置之一日見蘇長公和陶詩深有契於衷盖蘇翁之偃蹇折困于惠于儋髣髴於余而乃若陶翁之高標清節余之景慕又不啻蘇翁玆故踵其和而繼和之凡一百二首噫九原可作吾其麗澤於蘇而函丈於陶乎濁流橫天平陸成江生晩義熙自比於無懷者蹤跡雖懸寓致則然也以是言之蘇翁之飽喫惠州何渠不及於陶翁而余之捐佩昭陽追軌兩翁亦豈

相遠也哉達人曠識意在驪黃之外若以出處屈伸
爲標的而二之者糟粕論也知余者必辨之
萬曆丁巳四月下澣玄翁書于昭陽寓舍

象村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和陶詩

四言

停雲

烈烈其風曀曀其雨瞻彼同好山河重阻我有絲桐
誰與共撫日居月諸矯首以行
惟風其烈惟雨其濛豈不爾思漭彼湖江載笑載歌
悵望軒窓犧農既遠吾誰適從
煌煌崇蘭逢春則榮佪此芳草亦有微情薄言掇之
寄彼遠征人之何為與憂俱生
條風既暢木無醜柯羣蠢俱動一氣同和伊我有懷

願言則多酌彼樽醪惟醉無何

時運

既佩我玦辭此昌朝下澤款段言稅于郊素撑彌望
聳壑昂霄井有丹光園有芝苗
杖策登原臨流斯濯曠彼郊墟盈我游矚萬鍾匪豐
一瓢亦足從吾所好孔顏之樂
毖彼泉水惟魯之沂安此田廬如客得歸雪月風花
為我發揮令人與與棄古人與追
惟海之澨卜我之廬有水漪然有谷窈如書堆于壁
酒盈于壺良貴在身誰其爭子

答一龍將軍

蒔花蓺竹左圖右書爲事無求一室自娛雲霞爲侶
麋鹿與居袪爾健羨聊樂我廬
維儒有行席上之珍爲善最樂非賢不親執德以求
世其幾人勉爾安節隱德是鄰
東隣有農服田日孜西鄰有賈車馬四之獨我孤處
陳禮敦詩率性修道遵我子思
天道變化四序平分盈虛得喪胡戚胡欣或陷而泥
或昇而雲任此大運屛我知聞
商音在樹衆葉俱鳴眷言懷舊悲此飄零入之云亡

傷哉東京不遑暇寐我心胡寧
狝裘當暑絺綌禦風操舟大陸策馬江中嗟哉伊人
不思其終金夫雖見庶幾有躬

勸農

少而竊位老而爲民夢幻泡沫誰僞誰真去何所歸
來何所曰我有寄印聞諸至人
卅田有種匪黍匪稷王池神水可灌可植昧者何知
不耕不穡天光泰宇如日未食
我扶我犂遵彼廣陸旭日騰輝光風載穆嘉草爭抽
鳴禽隊逐西鄰有伴諾則無宿

虛則必盈盈不可久天地無私陰陽相耦唯士守道
若農易畝世已溺矣疇能援手
以言飾身言有時匱以德澡身聖域可冀行之不息
千里斯至其道伊何屋漏無媿
惟賢在野肉食者鄙商音動天穿肘弊履其人雖古
尚有遺軌奈何不敬之德之美

五言

形贈影

有我必有爾肇自賦與時坐起常與俱誰能或離之
雖有平生親相親不如茲哲人貴先覺踐形是所期

日乾復夕惕動作無邪思榮達寧健羨窮戚不悌洏
形既無愧影影於形奚疑陶潛亦何者得酒但莫辭

影答形

珥貂既非工簪寬何必拙所貴至人者超然與世絕
四大乃假合七情徒相恍爾我本同歸世人苦分別
坡老亦區區強道我不滅莫謂涸陰寒莫附炎炎熱
威儀欲不忒服禮當自竭曹交空較長晏嬰寧短劣

神釋

地文山川列天文日月著耳目與口鼻動用緣局故
能視與能聽以我之相附顯仁藏諸用其機妙詎語

茫乎不可測沕然同出處百骸賅而存我住爾亦住
眛者日昏蔽擾擾奚足數私智梏本性竅鑿徒文具
謇子歛華實使爾終有譽窮達任大運軒冕倘来去
獨立穹壤間屋漏惟可懼清明茍在躬自可屛百慮

九日閑居

達識齊彭殤拘人戀死生季世信多艱誰全身與名
逝將祛濁穢聊以保貞明嗜欲苟不深自可延脩齡
鐘漏行不輟崦嵫景已傾伊予屛外滑寂寞坐南榮
佳節騁遐眺惆悵起幽情昭文不鼓琴何處問虧成

歸園田居六首

獲罪聖明時角巾歸故山惕息保軀命居然經歲年
薙荊闢爲圃引流匯作渕葺茅蓋矮屋把鋤開荒田
玆居豈不陋亦復異塵間田家氓俗醇髣髴羲農前
百卉動芳園溪谷靄雲烟以我於其中幽興一何顛
浮榮不足論未老幸得閑忘機更忘形嘯傲任陶然
陶韵昔本多一賢字故東坡押賢而今本則只有然字爲結從今本

二

眞全息天顯迹削免塵鞅内景得三住已斷流注想
一氣自推轉世運來復往不容亦奚病涉世無寸長
天下何思慮退藏業愈廣瑶琹聲正希悠然瞻昊蒼

三

我居何寂寂山深人亦稀惟有林中鳥欵欵空催歸
杖策涉東陂西風吹薜衣生事此爲足休言與世違

四

萬事既無求一室有以娛時時出門望極浦連郊墟
不羨桃源人獨向桃源居塘裏芙蓉花塘上垂柳株
杖屨日來往此樂長自如豐約且安分那復計贏餘
浮生貴與賤畢竟同歸虛所以老聃翁談經唯說無

五

尋幽豈知疲溪谷從詰曲落葉滿空山喬林霜亦足

道高跡反蹇志遠世何局百年懔無幾倏忽風中燭
清遊不厭頻聊以窮昏旭

六

村路縱復橫東阡接西陌野人日無事放遊頗閑適
舒嘯上林臯悠然忘景夕須臾暝色起新月映林隙
却愧樊籠裏半生爲物役貧賤無所羨富貴有何績
古今同一丘浮榮顧何益

遊斜川

開歲倏五十緬想陶翁休謇余縱罹罟方寸有天遊
行藏既無意得坎或逢流棲息依江口忘機同海鷗

幽悄不可躅扶策登崇丘青松爲我伴白雲爲我儔
呼酒時命侶得句無人酬借問夸毗子能識陶翁不
雖乏三事貴而無一朝憂九原儻可作此翁吾所求

示周掾

既失亦不戚縱得寧更欣何須問餘子且復友古人
古人骨已朽欲見嗟無因糟粕在簡冊此理誰能臻
生也後仲尼天道豈可聞齋心屋漏間此意徒自勤
休言德不孤寂寂居無隣沮溺是我師獨耕南溪濱

乞食

一飯固有命隨遇且安之萬鍾苟其分君子亦不辭

於我豈加損外物自去來肆彼靖節翁其懷唯酒杯
乞食我非嫌興到輒哦詩木秀風必摧李世忌高才
明月雖無價按劍將誰貽

怨詩楚調示龐叅軍鄧治中

隱淪愧漁父謀生後計然枉落甕盎中浮沉三十年
違時迹既孤涉世性又偏中歲墮文罔狼狽獲歸田
食力是我願犂鋤充賦壓耕餘欣一飽卧向北窓眠
此外復何求萬事任推遷興來時出步雲山當我前
依依榆柳間曖曖生白烟逍遙且自聊永矢踵高賢

荅龐叅軍

一室小如舟危坐嘿無言守玄豈李叟環中非漆園
床上何所有古易上下篇子平得損益斷却寰區緣
東情豈不曠時從歌詠宣鍾期既未遇晩計在雲山
蟪蛄漫紛紛安能知大年

和戴主簿

扶策登南峯遐眺將安窮山川與雲物縈回一氣中
秋高林已疏霜下草不豊困之起遠懷矯然思古風
伊余處陋巷浩浩葆元冲迹穢何足恥所希在道隆
片善勿爲小拳石成高嵩

和連雨憶舊遊

昨夜微霜下朝來氣颯然山色一何蕭商音在樹間
端居送逝序兀坐如金仙豈乏故交者淪落隔海天
遇興信无妄非由昧幾先人生離復合世運亦當還
莫令懷獨疢服食保長年冥心任大化且復嗣徽言

移居二首

少從朝市居老卜山中宅世故如棼絲幽憂度日夕
賴有四壁書詩騷爲我役終歲不出門終朝不下席
今人難與言抗志在古昔肝膽鬱未平誰來共剖析

二

此懷不可道愁來時詠詩古人不可見夢中時見之

世事不可極置之勿復思裸壤駭衮黼朝菌那鮮時
天理貞復元無爲歎今茲君子素患難屋漏矢無欺

和劉紫桑

宴坐口如瘖出門足便躄北風吹雨雪莽我山下居
紫關任傾倒寘心灌玉廬且喜鼎器完如客歸故墟
丹田三寸地聊復勤菑畬龜開息台綿龍變力不劬
一轂三十輻其用乃在無四大亦可捐幾緣那待踈
與古同蟻垤古今等斯須大人因達觀得意本如如

酬劉紫桑

如何堯舜世化爲商與周王風一以降魯叟作春秋

箕子既明夷底事陳九疇聖人備乖生行藏同我不
遠物亦多變虛室自天遊

和郭主簿二首

朔吹號長林天際凍雲陰端居守塊獨誰與語沖襟
閑愁積如丘聊復理瑤琴古調我所愛還恐坐非今
繁聲悅人耳哇音匪台欽何當傾北斗手汲南溟斟
世無鍾氏子峩洋空自音獨樂亦云樂不用求盍簪
逍遙萬物表此意深復深

二

惟松有直幹惟竹有勁節不受霜雪欺挺然獨清徹

牧爲庭畔友凜凜稱兩絕翳彼桃與李卑賤得敢列
亦有東籬菊並作花中傑伊我託素襟沕迹傳真訣
壼觴空自斟磊落消歲月

送客

半夜嚴霜厲何草不受腓曠野杳極目遊雲獨知歸
出門瞻昊莽茫茫靡所依涉世良已艱畏懼素志違
及此衰暮時者爲懷深悲歲月懍無幾崦嵫馳徂暉
古今同一馬是事亦非遲置之勿復道世與我相遺

與殷晉安别

垂老漸乖慵筋骸那可勤處世已如贅交游無復親

麋鹿與爲伴烟霞長作鄰坦腹多午眠服氣或坐晨
善惡旣已眩是非更誰分造化亦戲劇興廢閱千春
軒裳及桎梏過去如浮雲倚伏固難測禍福自相因
莫謂季氏富莫謂顔衖貧

贈羊長史

毁譽起浸潤譽亦有不虞毁譽於吾何唯須理我言
正氣伸物表外飾奚必都形骸雖已忘大閑矣不踰
道豈遠於人德以敬爲輿幽愉耶可蠲時與村農俱
幽徑多菅蕭欲去足還躇黃綺非逸士心迹貴同如
自從魯聖祖正路日湮蕪且置勿復道長歌聊自娛

庭前松與竹清影漸蕭疎況復山中雲無心任卷舒

和張常侍

上有千尺松下有百丈泉以我於其間澹然日忘言
荆棘苦未除芝蘭苦不繁天機那可測世道漸多愆
策馬臨洪流操舟上高山頹俗日以澆淳風誰復還
放逐亦何故聊喜免羈纏守我杜德機如如窮歲年
大運紛相乘身外任推遷浪撫山水操中懷空渺然

和胡西曹

一雨過池亭池亭進涼颸杖策臨池邊水波映羅衣
諳此林皐趣覺彼世緣微東籬傲霜菊西畝傾陽葵

逍遙真得所不嘆年顏衰丹鉛日點勘經傳時發揮
但恨收身晩非關見事遲却愧屈左徒離騷掛空悲

始作鎭軍叅軍經曲阿

少年有奇志讀破千卷書下筆作風賦往往欺相如
幸逢堯舜君擒袂臨亨衢恥爲五侯鯖植性空自疎
長懷麋鹿群不願金紫紆於來適我性散逸同秦餘
緬彼鑾輿觸紛紛那可居有田堪藝蘭有池堪畜魚
鳳蹌既非加蠖屈亦豈拘嘯傲可平閭樂哉歸吾廬

江陵夜行途中

宅心自貞白居神樂沉冥已云外形骸寧復勞性情

畚鍤東畦圃藝蘭還剪荊歸來坐一室闃若天光生夕籟漸寂然東林新月明仰視玉宇曠俯瞰江潮平寒鵲未安枝驚鴻向南征雖言嬰禍羅幸得依鑿耕煙霞是素封覓爲塵累縈却笑韓康伯區區欲逃名

懷古田舍

上達貴迹泯下學思形踐外貌豈我累而今吾知免植杖涉野徑不憚途苦緬機忘鷗自狎行滿虎亦善村家風俗淳迎送無近遠固知乘興來莫恠興盡返即此可藏身寧患天機淺

鍾鼎非豈必貴單瓢豈必貧貧者身自逸貴者心長勤
從知五侯鯖不及負暄人末俗苦澆訛世故日交新
縱有得與失吾寧爲戚欣滔滔苦海中今古共迷津
渺余獨長往太始與同鄰坌埃不可托願作無懷民

乙巳歲三月

鞮屨出東門悠也日來積吾道豈其非抗志不改昔
聘彼野田間黃雀猶安爾哂余亦何事與世苦乖隔
寵辱既如幻免爲形所役泚筆或稽詩得策時繫易
天下不出戶焉用愴分析平生歲寒盟看此庭前柏

還舊居

故鄉日以遠夢魂亦不歸江城何寂寞誰慰楚臣悲
只幸道根深久悟四十非先哲骨已朽糟粕空餘遺
時時見其真匪此將安依海陸各異道舟車難共推
菁華庶未褪筋力懼全衰復靈且盡性微言聊發揮

己酉九月九日

曁此嬰險釁勞益厭市道交誰爲疾風草不逐歲寒凋
峽中烹徒侶隱囊臥自高避縣臨廣陌仰首看蒼霄
浮生本如寄百年空爾勞散材得其天膏明長煎焦
任真垢豈侵大鑪聽甄陶日及非無花光艶只崇朝

庚戌九月中於西園穫早稻

浮生無百歲世故有千端鵾鵬萬里圖鷦鷯一枝安
羣動各擾擾至人恒靜觀天機盈復虛世運自相還
誰知今日春乃是去年寒丈夫窮不渝休歌行路難
謫來耆江鄉幸絕外累干亦有農圃子時時來破顔
客去復寂然明月照柴關澄澄襟沖嘿羇旅不足歎

丙辰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我來壽春城賃屋東南隈兀兀坐如瘖誰能知我懷
豈無匣中絃調高寡所諧孤鳳初來儀五綵異羣雞
稟性絕儔侶舉翅還邅迴俗情苦險巇烈士徒悲哀
半生饒悔悋沐漆不得開垂老坐淪謫悠悠星歲頹

方圓那復周鑿枘竟相乖欲向君平問幾時可安棲

飲酒 秋浦之亡悲不自持詩以遣懷

初來自何所旣去亦何之來也亦一時去也亦一時
生死固有常曠古皆若茲我昔觀實際胷中了滯疑
如何此翁歿深哀苦難持

二

傳聞秋浦翁旅櫬歸故山吾貧旣已亡有口誰與言
却憶別離時蒼黃癸丑年淸裁萬仞高耿耿誰復傳

三 亦爲秋浦作

與君有交道且復有交情內植各自勉那肯邀空名

會合苦不恒離索過平生畢竟觀化早使我心骨驚
顧影轉踽踽生世獨奚成

四

萑葦莽連天蠶蠖猶羣飛如何青田鶴失儔鳴獨悲
非無鷄與鶩鷄鶩那可依丹山有孤鳳層翮何時歸
豈不欲相和岐周道已衰復聞清唳音似恨徒侶違

五

儀鳳不復來百鳥何啾喧聖人不復作衆家割據偏
比如南郢者北面背眞山謇余幸晚悟弱喪始知還
至理諒斯在嘿契在無言

六

非者不自非是者誰謂是因之互傾奪昔譽而今毀
是非毀譽間悠悠且已爾老聃古至人猶難上成綺

七

枳棘何蓁蓁蘭芷何英英芳臭溷一途如何傷我情
饗余欝侘傺有懷誰與傾眄彼園中鳥求友相和鳴
豈無知音人湖海隔此生

八

韶光倏已謝嫣紅凋豔姿居然深衖中喬樹欝青枝
時有好鳥來間關鳴自奇裸體卧南榮悠悠無所爲

於玆聊息影永願辭人囂

九

寂寂四無鄰柴門未嘗開兀坐悄無言留中千古懷
我雖居世上事事與世乖因謫且得閑一枝亦堪栖
昨夜江雨過乳燕新啣泥節物豈不佳客意誰當諧
建德吾樂地欲往路豈迷擔筏登彼岸塵區首空迴

十

閱世飽酸鹹處已鏟廡偶半生寵辱間老去復危途
問之何因爾答被造物驅誰知不足者亦不羨有餘
茅茨僅容膝斯爲吾廣居

十一

誰謂陶淵明未必能達道淸風北窓下高卧自送老
戰勝身自肥節樹名不槁人生百歲間奚醜復奚好
九鼎棄路傍睨視未爲寶素琴本無絃神遊萬物表

十二

夸毗常遇合直道恨後時所以魯司寇係易空修辭
向來坐沉冥至理恒念玆杜門喜絶俗鑽龜聊决疑
漆園欲齊物此老豈我欺眞宰固無朕大化同所之

十三

世人若塵沙擾擾非一境有似夢中夢誰復論醉醒

惟哲獨先覺如衣挈其領微言在簡冊差差劒露穎
儀鳳千仞翔苞文本自炳

十四

今日坐東亭野客連裾至持壺且挈榼一觴吾欲醉
羇人少歡適旅泊何遷次芰荷已緝衣莫道纓簪貴
朝市信悠悠此會真有味

十五

壽春府城南寥寥數畝宅圖書盈四壁往哲皆塵迹
所嗟世閲人浮生不滿百齒搖已脫車鬢禿全抽白
浮榮互傾奪紛紛何足惜

十六

祖龍焚詩書孔壁乃藏經威虐豈不熾恣睢竟何成
東京崇節義袞衣亭五更此道天地紀素王立廟庭
紛紛百家流孑孑空自鳴聖路湮已久悽然感我情

十七

亭高眺曠野林莽來薰風白葛禦暑服嘯傲庭除中
山徑細縈紆樵路僅能通沉吟景已夕東丁月如弓

十八

鹿失搽莫守蹄忘兔已得白玉三見刖黃金重內惑
亡羊一而已挾筴均博塞盜跖死偏下田常享齊國

世道盡如斯欲語還自默

十九

古人重藏器四十始强仕榮祿豈肥家學道唯爲己
夙昔墮塵網永念良足耻萬死荷君恩全生歸故里
息念補前非覃經理餘紀及此關外謫得坎且復止
中流誰作柱餘子真難恃

二十

惟天不容僞薄俗難見眞階級日以下誰能復其淳
詩禮還發塚楊雄獻美新嗟彼桃源子幸世能避秦
鄉原誠可耻脅肩同光塵守我藝六籍並道力徒勤

生也後尼父数鐸安得親斷航淹絶潢滉漾迷去津
空鋤部平瓜且戴黄陶翁巾浩歌振金石誰是知音人

擬古

看盡溪南花還尋溪北柳青陽變朱夏我來亦已久
山禽解客意嚶嚶求友鳴歸卧茅簷下壺觴盈淥酒
窮厄雖云極良貴還自負世縁日以薄道味日以厚
老莊非達人區區較無有

二

無物又無我有初當有終已今身如絮寧患口興戎
樂須慕顔巷與俗羞爭雄每恨撏薇詩不得係國風

頹波日靡靡景仰其何窮九原那可起餘芬音簡中

三

步屐出巖扃踟躕古城隅古城何所有花開祠復舒
其傍吏民家戢戢列周廬伊我去故國栖栖就人居
田園夢杳然誰能首鐵蕪置之勿復思長歌且自如

四

我昔驂青鸞凌雲睨窮荒飛仙在其上迢迢白玉堂
塵世若蜉蝣萬劫何微茫時時逢素女大笑百千場
淂生能幾歲畢竟同歸卭貽我不死訣精神爲激昂
欲將刀圭劑一一分四方共得玄命秘庶其無夭傷

五

內視逾七七枧聽淸而完天地即爲家何必悲南冠
傍人恠相問老至有童顔答云無所爲但知駐三關
氣混溟涬初乾坤豁倪端太極亦何物陰陽還一彈
人寰不可託空外雙靑鸞語了拂衣去蓬海靈風寒

六

今旣不如昔後當不如玆瑣瑣錐與刀射利競趍時
是非混一流誰復分澠淄逝將裂冠冕長往吾奚疑
每歎陶靖節早草歸來辭陝裏絕朋知無人問所思
羇蹤漸齟齬豈恨鄰並欺簞瓢雖屢空隨遇且安之

重華邈難見長咏南風詩

七

瞿鳶情燕亦老佳節正清和當軒鳴綠琴撰節吟商歌
別浦長堤闊遙峯秀色多野人甘淡泊那復戀鈆華
魏瓢空濩落且欲樹無何

八

客從何方來擊節歌遠遊遠遊君莫問連年客他州
世事竟焉極白日隨逝流大聖亦安用魯叟東家丘
天道豈其偏時命胡不周區區季氏宰却恨由與求

九

落日下磵口芳芷忽盈掬余幼好奇服矢心終不改
一體亦變易桑田變成海伯牙死已久瑤徽欲誰待
向平識損益庶幾無尤悔

止酒

喧則必有靜動則必有止簪纓止於外物欲止於衷
道止孔顏孟書止經史子止水鑑於人止善誠可喜
放逐得所止止止耻再起陶翁不止酒不止有妙理
底事止觀殫止定徒止已萬物皆止止是謂止善矣
茅屋止數間跡止昭陽溪跡止心亦止安時師子祀

雜詩

達士志寥廓所在厭塵唯有清平山煙霞伴我身
舒嘯步南澗禽魚自來親呼童理遊屐釃酒邀西鄰
長懷千古事念之如隔晨脩然超獨立皥皥羲農人

二

五年別京國今歲復度嶺端居無所事寂照參內景
火進玄戶巽風起泥丸泠雖乏封侯骨年顏聊可永
傍門盜小術其效如捕影流光不足恃決隙六驥騁
願言作嘉遯蘊真致虛靜

三

人才亦何常拾遺平斗量唐室昔全盛有相杜與房

時君若畫一國祚應無央螢爝雖熠燿那能近太陽
念此不得寐悄悄摧我腸

四

少年志氣盛謂言長不老流光疾於箭韶華難自保
意倦筋力緩顏凋精血燥常懼鼎器壞幸我投身早
玉醴灌三關玄液恒盈抱歸歟廣成子庶幾闚至道

五

衆口共鑠金幽憂少暇豫有似禽鎩翮不復求軒翥
節序苦易遒忽忽春又去忘情任推分無事干吾慮
渭清與涇濁清濁將何如鐵限鬼拍手氷山那可住

但願保長年莫負息陰處松篁自歲寒雪霜非所懼

六

榮辱旣云了何嘗有憂喜物我旣無異何嘗有譽事逍遙阡陌上但有遺世意落日映揄柳時與田翁值山深禽語稀雨積溪流駛圖書四壁空不用籯金置

七

與物本無競世網何相逼扶筇聊送日東阡與西陌時卉紛滿眼桃紅李亦白乾坤自納納莫謂區宇窄吹萬怒者誰人生同寄客但令膝可容底處無安宅

八

我居在谷中所饒榆與桼山民生理療饘粥不厭糠
秋來拾橡栗以為卒歲粮我無食肉相涸陰扃其陽
今年幸豊稔螟蟲庶毋傷買畚赴南畝鋤耨莫違方
秋來倘滌場一欲具壺觴

九

混沌本無象末俗何多端紛然徇愛惡愛惡與時遷
喬松蔵壑底夭草居崇顛公議在草野廊廟但素飡
豈乏諫諍姿天路難夤緣傷哉不可道慷慨北風篇

十

客有一方舟其如大浸稽半夜喪維楫飄泊山北崖

長年技已窮行立空傷懷江神不我相牲帛日既彌
衣袽孰能戒握筭占重離豈乏濟川手那肯爲爾覊
徒令鮫鱷橫坐見爾載虧長年篙工也重離屬晴爾載即詩之既輸爾載也

十一

雲蘿四垂陰薄暮風進涼淺渚衣可揭深潭木爲梁
自有會心處莫問此何鄉春林芬吐艷秋菊巧耐霜
愁來詠九辯惆悵意已長

貧士七首

園逕自幽寂嘉樹何依依陰靄晚来歇磵戶掛斜暉
田塘水容淡浴鳧幾羣飛跡玄還葆嘿法妙知有歸

晩聞服食訣𠾱吸療我飢途窮安用哭絲染奚足悲

三

昔在金陵廬按歌調瑤琴峩洋不足說窅嘿咸池音
朅來作湘纍此樂慨難尋徽絃誰復鼓樽酒誰復斟
薄俗忌高標雅道無人欽獨玆抱冲襟噫歟諧余心

四

我欲目無見明不數離婁肯將琬琰重而以羊皮酬
坐此困窮鬼衛身誠未周節物易遷逝懭悢增離憂
參商逈相望湖海隔朋儔何當世道平得與同氣求

五

我欲以理遣誰將非意干喪吾似子綦嗒然遺五官
無食豈所憂榾柮禦祈寒照空不待析天光足駐顔
團團抱虛白寂寂柴門關

六

聖賢得時駕不得迹累蓬大道如日月涉世誠難工
所以漢處士蘭馨象死龔伊我學打乖軌轍無與同
已厭祿萬鍾寧師禪六通磊磈平生懷牢落何人從

七

昔者陶都督棨戟臨八州何事請節翁貧與黔婁儔
秋來三逕蕪一帆遡江流庭柯足怡顔舒嘯堪銷憂

白衣是知已獨酌忘獻酬斯人不可及盛名千古傳

荊軻

不韋得奇貨孕政坐代嬴政也尚首功草芥公與卿
鯨鯢視六王所在積如京每嗟燕太子募得荊君行
逸跡隱屠肆慷慨髩胡纓擊節動悲歌誰識人中英
一言激壯圖天下振義聲雖非萬全計烈士固輕生
滹沱日欲暮行色三軍驚舞陽亦奇哉十四已有名
豈知天意在白虹貫紫庭召封忽不祀奚特亡長城
挑戰只速禍千金謾經營只今兩丘土何處問虧成
長吟俠客篇千古起深情

讀山海經

孤居捐世事自與世情踈水禽鳴春堤輕蔭護山廬
已看相鶴經還把種樹書莫登白玉堂將營紫霞車
列褫當飲澗無珍敵園蔬蹤有濟勝具安得故人俱
少年懷壯志老去屈雄圖逍遙甘淡泊心迹本同如

二

佳雨散芳蕪盡日對孱顔惟禽自呼名喬樹不知年
齊物等漆園漫迹同次山偃仰復何爲忘我仍忘言

三

晩歲諧夙尚養神守一丘猿鶴爲我伴鹿麋爲我儔

理展時陟巘植杖或臨流寄語仝心子攀桂共我遊

四

我夢遊蓬萊上有魏伯陽貽我飡玉法服食年紀長
歸來營丹室丹室皆丹光谷神本不死藝田芽自黃

五

客子久不歸芳草亦可憐朝見貽陽水暮見清平山
我有萬重懷山水不解言且須飲美酒兀兀窮吾年

六

暁旭出洪溟沆瀣晞若木誰能散其光一一分幽谷
陰厓有天草靈液同霑浴因之照九重海内調玉燭

七

遥峯含紫氣落日生寒陰枯笻同我瘦扶我入深林
林中何所有磵水激清音坐久却成趣寥寥太古心

八

惡來壽亦短伯夷夭亦長人倫所重者三綱與五常
顔回食墮埃盜跖不乏粮此事吾未解念之意無央

九

不義富且貴不如牛馬走縱或榮其身神明豈無負
謇余日三省此事吾何有百世在吾前百世在吾後

十 此懷白沙

眄彼昭陽水日夜達于海遥憶廣津渚其上故人在獨立萬物表探賾觀貞悔欲往不可得脉脉空相待白沙時讀易

十一

韭肉吾已饜山蔬甘且旨平生愧老洫怵惕悲心死聞道雖苦晩聖謨期踐履能言類猩猩外也安足恃

十二亦悼秋浦作

少作席上珍老爲三黜士清標與眞氣介然得所止求之古人中今世無復爾黃壤夜冥冥可惜秋浦子

十三

如吾是何者本處才不才困厄亦何關軒冕爲儻來
於物自無競胡被䧹爲準猜任運樂天命優哉復游哉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恭承嘉惠得放歸揹松楸而栖息瞻雨露
而增悲何風樹之易搖慨欲養而難追況世運之將
窮抑吾道之其非曰余幼而修姱初不志於食衣穴
固由於无妄智豈慚於燭微我行其逢我馬其奔迫
余未暮返我衡門舍之則藏性成而存霜松雪竹欒
爐瓢樽欣外滑之去體守內景而住顏彼鐘鼎兮何
加處環堵而猶安山逶迤而成峽水汨瀠而繞閑寰

左圖而右書函萬象而靜觀遡三古之淳風孰挽回而復還懷紆軫其未舒尚意氣之桓桓歸去來兮亦奚慕乎遠遊閒一室而自娛我於世兮焉求矢樂天而無渝曾不懼而不憂文拘美而濆易貧為奴而闤疇爰命僕夫爰駕我舟值春和而景明蔚卉木之賁丘知物我之無間與天地而同流嗟量己之已審分則甘於歸休已矣乎百世在後寧可誣古哲往矣邦能留胡為乎舍此欲他之渉世乏良謨蔵身有素期唯藝善而種學冀日耘而日耔伊良貴之誰爭喜女續而男詩庶大者之先立免他歧之然疑

象村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和陶詩

象村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二十五首

送金校理 尚憲 以按撫御史赴濟州序

今子之使耽羅益於子之身有三焉陽侯之波駕無底之船足以壯吾觀一也齊 聖明簡擢之寄武制文綏足以展吾才二也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行乎患難而無失其守足以驗吾學三也或曰叔度弱不勝衣又善病瘴癘中人則病且死颶風鯨浪之不期舟失勢漂泊閩粤暨諸夷邦者往往有之子不是之憂而迺欲張大其行以侈之何歟曰惡是豈謂是歟窮達

有命禍福有數死生在天命不可諂數不可踰天不可逭夫人者囿於氣機之中任其流轉唯順理處善信乎已而已古人有内熱而死者有外蝕而死者分定故也耽羅絶域也仕于朝者非纍囚莫得而至而子以學士大夫迺有玆行詎非出於命與數而在天者不可逭者耶然子非玆行亦無以遂其奇遊其可謂幸焉矣宮袍繡衣御香猶馥紫泥鳳誥龍光洋溢海外蒼生自玆知有聖人在上矣按事少暇天遊自在手劈黃柑芬霧噀人東望蓬萊縹緲一髮間飄飄有遺世意吾聞漢拏之山出紫芝白鹿蹟其顛者見

老人是出沒雲表其能嚥吸精液契乎內景者意其在子乎於子之還吾將望子之眉睫遂書以爲贐

送鄭僉樞 䤫 朝京師序

余少讀史見古之人當屯難之日多盤桓不能去其脂韋汩沒者固無論即名賢雋哲亦往往有不免間有厭世之洿濁浮游蟬蛻自放於物表者雖其塗轍之或殊迺若所遭之不幸則同也其心與迹誠有足悲者焉竊嘗於二者之閒而私爲之說曰君子知微知彰屢信思順動必求合於義而不合則已之往而眥非達人之事也與其爲浪出之深源不若爲晦跡

之孫登與其為範俗之文舉不若為浮海之幻安緼
袍韋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抑何外慕之有余與雪
村公並仕登朝俱近二十年出處行藏略相同符而
咸與時偃蹇百慮而無一得到今頭顱將種種矣其
所操持縱愧於所謂名賢雋哲而且羞與脂韋汩沒
者比則使之𥨊縶營役終於老洫者亦豈吾與子之
所堪也安得與子卜一小丘對廬耦耕歸執寰區寘
心壙素相與游乎天倪而或幾於昔之浮游蟬蛻自
放物表者流耶雪村公由銀臺御　命朝　天盖固
需于時也公又與成行尊望實方隆宜勉以當世之

務而顧云然者將欲同吾之所好而不迷於夷庚也
毋誚以贈言之非倫

送海西鄭觀察男門序

去年春公御命朝京師出宿于白門之外欽追而觴
之臨別公語欽曰余有小築於湖右竣事歸老吾計
也其意亹亹似有不可遏者欽既唯唯退自念曰若
公豈不欲難進易退者哉方公之落拓小官人已知
公才及公之荐登臺省人益見公才朝夕發揚踏厲
且公且卿而公乃遽將斂精藏明於窂騷閒寂之鄉
噫若公豈不欲自處於難進易退之地而不果得哉

顧公才爲世望則卒其志斯難矣公東還未幾果有
海西之除公之志不克卒而欽之所私念者譬矣仍
以解之曰以公言之則公之不克卒其志爲歉而以
世道言之則亦幸矣不見夫天駟之驥乎銜轡而鳴
躍蹄而趍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者其良
也朝燕夕越不得安於平坰豐草之間者以其才也
國將亂有才者恒逸國將治有才者恒勞使才逸於
野而不藉其用則國寔所賴以理於是乎公之過都
歷塊始有異於凡駟下乘而爲十二閑之冠有以占
國家能審於操舍之權也詎非世道之幸歟意者政

成而歸任愈重力愈勞公必不得自由如白門之告我者抑又思之則進而有所爲退而有所處其致一也亦何必專於退而乃可哉如欽者所謂桔槹也進而無所爲無所爲而不知退公固奚取於欽而徵余言乎哉姑以自念而自解者欽以爲别

送 奏請副使閔同知仁伯如京師序

萬曆甲辰春驪陽閔公受 冊封世子 奏請副使之命辭以不稱至露章丐免 上不許將行人或有議其行者曰閔公未嘗臺閣矣未嘗與聞朝政矣冊封大事也而以閔公失任也解之者曰非也官乎

臺者豈盡爲臺官乎閣者豈盡爲閣與聞朝政者豈皆足以與聞朝政唯其人爾不在於臺與不臺閣與不閣與聞朝政與不與聞朝政也閔公少落拓不諧時俗則有奇行矣中歲擢魁科人誦其文則有奇才矣未嘗臺未嘗閣未嘗與聞朝政而不逐逐相時冷熱以求售衒頹然甘於擯棄則亦不可謂無所守也迺復形登麟閣位列亞卿則位遇且已隆矣夫有奇行奇才又有所守而重之以位遇之隆則其於當大任也何有議者遂止余聞其說而書以爲閔公贈曰議者之言泥於俗也解者之說達乎理也泥於俗者

邇達乎理者契吾知玆行之有契於玆說也追如指諸掌乎況事有機會天助信順東方興人固已延頸而俟之矣閔公勉乎哉

送李員外命俊朝京師序

余生十五壻於清江公之門清江公有魁偉傑特之資有嚴毅峻正之度負氣槩礪操節辨乎榮辱之境而於世未數數然也顧庭訓甚飭余及見其長子正字公廉而不劌終以孝發其次太僕公方以行義著聞爲時所需即清江公遺馥餘澤未食乎已而取必於後者大彰明矣信乎天之有定也若昌期者迺最

步也記其手梨栗跳躑戲笑啼哭於淸江公之側如昨日而果且出頭角自力爲文辭卒進立於庭對之首抑公之祚其未艾歟昌期今以夏官郎賫价朝京師臨行求余言爲贐余固不暇遠摭旁引特擧君家庭所自有而當勉者告之曰子知夫孝之道乎立身揚名孝之節也牲牢粢芬孝之具也而惟節與具外也非內乃若其本則述志爲貴而君子以之子其知所本哉奉公則思其忠恪而不以貌也莅事則思其果確而不撓私也見義則象其勇往而不回也當難則象其履貞而不挫也處心則法其一而不貳也處

交則法其恒而不易也克紹克繼庶幾無斁而又能恢然而覩也恂然而審也容以畜衆寬以御下嘗之音焉擾之深而醉之愉均諧而不相害則斯可謂述志而知孝之本矣本既立矣然後節與具始稱情而無愧矣進乎此則施諸政而優矣於尊對乎何有請江公謂余粗有翰墨技許與蓋不淺余既幸其知遇而俛仰之間倏焉有人代之感九原不可作矣猶喜諸君之有造於子之行肆發余之所蘊噫生而不逮夫養卒而或傷其懿孝子悲之而余與有愴也昌期乎其必寅念於余之言也夫

送朴庶尹燁赴平壤序

受委如有負行義不稱功惠及而莫識其所自俗革而胥詭於與行者吏之儒也頑之以勤恪守之以退讓撫慰煦喩損上益下者吏之循也補敝起滯趍事爲賢聲施名揚懼人不知者吏之能也束下如束濕薪御民如御亂虎令出惟行畏而不愛者吏之酷也坐糜俸錢僅句簿書婉婀時日赦過不給者吏之俗也匿情于譽務外虛內粉飾繪彩使人不覺者吏之奸也竭公入以事左右歛部屋以肥妻孥禍不旋踵名敗身辱者吏之蠹也國家設方岳以嚴考課置室

省以司糾察其慎視守令有如此者今之吏于土者其擧有儒吏循吏之實而不孤共理之寄也耶抑酷者奸者蠹者厠乎其列而疵我 聖上之至化也耶抑能者俗者似而難辨泛而難摘苟且姑息而居乎民上而已耶 朝廷歲遣繡衣廉訪八路而以政最擧聞者殆十之七八焉則守宰之能於其任可知也然而觀於國則財賦日縮民生日瘵軍伍日踈習俗日薄噫噫何故也吾於此不能無疑而歉然於望實之際也宜乎世之治不復於古也歟朴侯之尹箕京也固文翁之蜀次公之頴少卿之渤也其猶庖丁之

刃以無厚入有間恢乎餘地矣德惠漸漬敎條旁達
能者聞之則易之以惆愊酷者聞之則矯之以寬平
俗者聞之則儆之以奮礪以之而奸者襍氣蠱者解
綬蒙侯之澤者奚直箕京云乎哉或曰箕古大國也
西控 中華北綰靺鞨地踔遠民雕捍少慮故丈夫
則逵嗇而不通於事女子則設形容跕屣冶遊以相
尚也號難治加以兵火荐仍府庫殫亡而庶萌之日
伺釁御者耽耽未弭也侯之當乎孔道無亦可虞者
乎是不然君子信乎己所操者大則被諸物者溥博
而不窮矣竊因或者之言而有祝焉昔者子張問政

於孔子孔子答之以尊五美屛四惡所謂五美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擇其可勞而勞之也欲仁而得仁也無衆寡小大而無敢慢也正衣冠尊瞻視而儼然人望而畏之也所謂四惡者不教而殺也不戒視成也慢令致期也猶之與人而出納之吝也說者曰夫子之告之以政者未有如是之備欽敢述此以爲朴侯別他日 璽書降而以良吏徵也其必望實交譽而人爭先覩之矣吾其翹首而俟之

送金判官 尚憲 赴鏡城序

我國中外去官者必問其解由之出不出 解由我國法典文語

然後方許新除自　祖宗朝遵而莫易我　聖上盖重其法執政者亦斤斤守之毋敢以己意先除間或誤除而旋覺之則輒具章待罪而改之盖所以敬國典尊　朝廷也今於叔度之行有不然者時説政者忌之辭由未出而徑除之物議譁然而猶不改豈執政者獨於叔度乎輕壞國家金石之令而不之顧耶抑深知叔度賢且才足以坐鎮北幕而故為此骫法耶是未可知也張子房貌類婦人杜元凱射不穿札功名事業之成就非必出於身長九尺平齊曼膚之流則叔度雖癯然其形侃然其儀亦安知不以一尺之組繫中行說而笞之耶叔

度夙以文章行義表著於世而又將用武略顯則叔度之器誠見其全矣叔度曾使耽羅踏濵海如平地及為鄭吏度關嶺如在家乃其歸也精華璀璨文義溢發有加於平昔則窮荒絶漠不足以困叔度也霜露風雪不足以病叔度也何往而不自得哉若叔度能於天而不能於人者耶行於人者近待於天者遠無惑乎叔度之身躓而道亨也苟信乎天而不違於義命則巻之在我也舒之在我也儻來者惡能於靈臺耶叔度非盡其在我者耶叔度於北岳下開小室為藏修之所曩余就訪則潺流沒逕白雲封壑幽夐

遼迴地與人稱而遠與之語則恬素澹泊若無意於人間世者余退而竊幸吾輩中有人而且幸其能自蟬蛻於濁穢之外也孰謂其復出之於陰山青海數千里之表邪叔度之長公仙源公余石交也叔度為余言仙源近當到京師期余一會而叔度既北則此會已不可得矣寧不慨然也乎然盈虛理也聚散數也理無不復數有必周使之離之則亦不能不合吾與叔度之相聚相合庶其不遐乎

送李僉知 時俊 以賀節朝京師序

人之聚散昔人譬之萍蓬夫萍之在水蓬之遇風忽

然而聚忽然而散無定踪無常形之二草物之微者也於其相薄而爲之搖蕩者盖其勢也至於人者得氣之全能統物而不統於物者也而乃顧然乎哉豈復有所薄而爲之而不得不然者乎若之何其取類於微物耶余與合微相識近十年未嘗不聚矣而又未嘗不散聚則歡欣散則愴恨事隨境遷情輒變焉孰使之然耶今予自北塞還未踰時而有此行是回散之極也散極則聚聚極則散嗚呼無窮期矣人之相刃相靡心與形化行盡而苣止者不亦悲乎吾二人俱已懔懔向暮矣其何有於方可方不可而不能

遊乎無倪照之以天乎雖然吾聞中國多異人往往羽化於清都紫府閒即列仙環珮之會也其亦有聚散乎哉果且無聚散乎哉信乎其可樂也子之來如通其道則吾與子將在羊角九萬里外當俯視蓬蓬之聚散於下風矣子毋以余爲諧

贈李畫師楨詩序

李生楨世業畫生亦以畫名于世其赴燕也求余言余告之以畫之說曰畫有絶品有妙品有神品人工極則絶與妙可能也惟神也者非人工可及離乎色脫乎境然後迺可以語於神矣其神全故其天全其

天全故能不離於物而為物之上盍亦觀夫造化乎彼以三寸之管五丈之素尋畦占逕而求至乎三昧之域者不其遠乎吾知李生有得於斯行也多矣遼山燕野之曠邈廣堠燧積之荒涼人物居聚之繁華都邑城市之壯麗禮樂文物之炳爕法度品節之森嚴莫不為生之造化矣公孫之劒尚使人增技況大觀於天下而發其神乎殆猶丁之牛慶之鐻天動神解成一正覺而兩儀不能成其功矣吾將肅階庖戒筆研候生之旋也崩厓古樹積水孤舟生其磐礴而掃之吾當稱之曰神品神品神品

送李廉尹命俊赴平壤序

剛或如昌期而無欲為難直或如昌期而不撓者鮮清或如昌期而間以嫺飾信或如昌期而病于終渝唯昌期免于是疵四德者俱而制之以義持之以貞身躓而道亨履蹇而行泰倚夫人也古之人歟豈特為天下士哉材者需也器者用也畀材洎器則若將為需為用而一出而德山再出而西原三出而平壤矣能衮之闕唯民是為亦可謂能用昌期矣平壤古麗之西京也即關右之大都會也地巨而雄人衆而阜商賈之所出也物產之所叢也佳冶美麗之所萃

也湖山形勝之所擅也上有按廉而鎮之下有通判而佐之介於其間而實司製錦之責者少尹也奉上蒞下聽民視牒旁通賓旅各適其宜者厥惟艱哉故促束嚴切飭刑名比詳之業而已者不可以語茲任也委蛇舒肆偷酒食管絃之娛而已者不可以語茲任也必也事上謹而無諂御下寬而克莊聽民慈而能斷視牒決而無閡賓旅來往而無秕於公府者然後其庶幾焉矣茲迺昌期之允蹈而不惑者也吾於昌期何虞焉昌期少余七歲余弟視之而叩其中所有則不啻多余十數年余未嘗不懔懔欲兄其賢也

而顧余先昌期叨齒諸命德之列昌期方首下兕高僕僕米鹽間斯曷故也余不覺喟然於昌期之行

都摠府契會圖序

盈虛之不一也聚散之無常也斯其勢然必其不分乎于其分而忼慨隨之則其不有繾綣周章而不能已者乎夫以不能已之情處乎必分之勢而終亦不能使之不分則其惝怳髣彿所可傳者跡而已矣此諸公之所以為此圖也歟可謂無不用其情矣叔世寡安枕危途鮮甘食下戈喪亂非不膴矣而惟賴

廟謨無愆邦域再造使諸公合同於禁籞宿衛之列

而得遂此樂者豈非幸歟惟我諸公値玆幸會又皆秩視卿孤肩荷重任其於戎政之當務不啻其能事也勉輔中興鏗鍧炳耀垂於無窮則此圖之傳蓋非特姓名之陳跡而已也以僕之無似叨齒於諸公之後於圖之成實有同情之感而思有以不泯其跡者矣今承諸公之命敢爲之說而弁其首繼以詩之在諸公

白玉峯詩集序

我東以詩聞者其家非一而惟崔白二子以正音鳴異時諸學士大夫苟用文章自命者則必顯重而稱

說之而雖以欽之面墻猶得習誦其遺韻既豈白子之亂子振商氏裒厥稿而梓之屬欽序其首欽既受而卒業矣其氣完其聲清其色淡而古其音雅而則噫其得於天者耶詩非天得不可謂之詩業嘉祐以下者不必論至於號追蹤古風者若無得於天者則雖劌心鉥目終身觚墨而所就不過咸通諸子之優孟爾譬如剪綵為花非不嬅然而不可語生色也詩道之難固如此則白子之詩信乎其為正音也試擊節而歌之則渢渢者宮鏗鏗者商讀之者心澈而腸潔古所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者白子其近之歟

昔人有言寧玉而瑕毋石而瓀如其玉也瑕亦可也玉而無瑕其有不為世之瓌寶也乎有志於詩而欲得其門者於斯焉微則幾矣崔白之駕主盟而白詩獨先傳抑非幹蠱之能世其業歟充其尚己玉峯姓白名光勳字彰卿玉峯其號云

李西原聯派譜序

凡人之於其宗有本系焉有外氏焉有聯派焉而世之治譜牒者多詳於本系不暇詳外氏聯派是不可謂明其系也然其不暇詳者非故略而然也吾東方文獻不足聞見謏小即欲詳而不得也西原守李侯

昌期與其仲氏稽天遡厥先系之聯派摭拾諸譜牒
可據者五十餘家彙為一袟稱曰先世聯源譜而屬
余弁其首觀其自上世迄雲仍源委序次靡不詳盡
官爵名字鄉貫行跡亦羅列備載如木之有本根而
千枝萬葉條鬯蕃蔚也如水之有脉絡而千派萬脚
濬導寸歧別也嗣後子姓之欲審其自出者舍是無徵
噫西原公可謂尊祖重本者矣率親率祖上下等衰
仁義俱焉推是道也優於天下乎俟乃贈領議政清
江李公之季子也清江公篤於孝悌達于家邦俟其
得於庭訓歟稽天名耆俊昌期名令俊稽天有儒行

昌期擢魁科歷郎署清修姱節冠冕倫輩而尤以吏能著襲聞承宗其在斯歟

同知中樞府事申公崈九十慶壽宴序

萬曆紀元之四十年而中樞申公年九十矣其胤子楊州牧使靈川君應榘氏設慶壽宴諸薦紳先生上自公孤下逮郎署凡素客習於中樞公者咸與焉宴已靈川公聞過不佞用故事徵壽言不佞非嫺於辭者曷足以鋪大揄揚稱談者之口乎然竊嘗聞之矣箕敘九疇而以壽為五福之首禮述王制而養老為膠序之先深燕縞玄三代殊衣則古昔聖王致謹於

達尊者於是乎見矣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天子
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其禮宏矣夫人生于世
孰不欲得其壽哉而其躋於六七十者寡矣況八十
乎又況九十乎假得其年而視聽能不衰筋骸能不
憊菁華能不枯神用能不爽者盖十不得六七矣四
者或幸而能全而能有爵有祿有子有孫享貴於已
種福於後者盖十不得四五矣爵祿子孫或幸而能
備而能澡身浴德範義型善使人人稱之曰之人也
德人也善人也宜有是福祿者盖十不得二三矣四
者不備則廢人也何有於壽爵祿子孫不備則窮人

也何有於壽行義不著則溢人也何有於壽顧其能使之然者或繫於天或繫於人繫於人者雖可以勉至而繫於天者有不容人力若中樞公其修於人而得天之報者非耶不佞之辱中樞公知久矣每趍而拜床下也公必冠帶磬折以迎若覩以輩行也者而不以後生晚出弛其語笑之度也不佞伏而仰其顏色則肫肫然而恭也斤斤然而愿也不強為退讓卑謙而自底於渾龐恬穆也退而質其平素則在內無違行在外無違言少而筮仕為良執事壯而為吏稱賢璽綬晚而即閑餘數十年矣步履盂舒飲啗健旺

若五六十者蒼顏皓髮大耳聳峙望之如神仙中人
噫享大福祿者果無自以致之哉當公之八十也靈
川公聞于朝 宣宗大王命賜以緋玉及九十而靈
川公申聞于朝我 殿下隆之以二品廩之以中樞
即三代優養之遺意也繼以靈川公中二千石策翊
杜勳受號封君推恩于公復加秩一等矣靈川公早
力於為己之學達于家邦今年亦六十有一紆金盭
紫日侍旁甕甕擊鮮釀醴以致其歡而比歲寘大筵
備極志物之享世之所願欲而不得者公皆有之天
之所畀公者誠盛矣抑嘗論之人之壽夭在得氣之

厚溥公之生適當　中宗大王臨御之十八年矣其時邦運彰明治澤之顯融洽穆亟于八表而民禀其醇則如公者迺亦當時氣化中一人也其身歷五朝康寧不替者詎非我　聖朝坯陶煦育之餘也哉不佞少窺養生家言有剽精眼氣而求壽者銷金鍊石而求壽者出家入山而求無者其道非一而上士學之難清淨澹泊無爲自化者能使眞氣不費而常盈往往後天地而凋三光矣中樞公無所事於斯而動靜云爲靡不與此契從今以往不佞不知其壽紀之所窮矣或者擬爲大年以八千歲爲春秋矣直九十

云乎哉異日國家舉袒割之典而乞言於上庠也不
佞將拭目而觀之若夫賓主介僎六豆於房戶之間
則不佞敢不盥洗揚觶而從重續壽言而長歌之遂
緝之以南箕之詩南箕其壽星也詩曰
維南有箕爍其光只猗歟碩人黃耇無疆維北有
斗樞于天只猗歟碩人宜永年只何以榮之玉佩
金章皇矣　君恩俾也可忘錫以祚胤　孝思不
匱維志之則匪養其體華筵孔秩樽俎有恪介以
丕祉康以弟祿既享其嘏所好惟德詒予及孫維
千萬億

皇華集序

欽惟我 皇帝陛下即位之三十三年十一月甲申
皇孫誕生加恩寓內 特遣翰林院修撰朱公刑科
都給事中梁公奉 詔勅賫綵幣文錦來頒賚我
四月戊申也兩先生竣事而回遠接使柳根送之境
上其還也纂次兩先生道途所製詩文彙為若干編
以進于我 殿下我 殿下即下書局壽諸梓俾承
厥傳仍命臣序之臣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我小邦世
被聲教恪修侯度惟二百年罔敢失墜暨我 皇朝
肆篤寵綏待遇之隆與內服均凡有 綍儀渙號先

及融擇汪濊錫賚便蕃芝盖飈輪前後相望曁我
聖天子嘗寧睠顧彌深拯患卹難之典殖禮誅暴之
義靡所不用其極而迄使小邦得以再造玆不惟我
殿下事大之誠有以上格于天亶由 聖天子徧
覆之至仁出尋常萬萬外藩之荷知於中夏有如我
小邦者自有載籍以來盖未之聞也嗚呼休哉矧今
神祇協祥弓蠲應祈 一人有慶四海共歡我 殿
下抃舞欣賀之忱宜如何焉兩先生俱以圭璋令望
山斗奇標或輟論思之班或自給諫之列合志同方
德輝交炳手擎 鳳綸覃布 龍光我 殿下之敬慕

愛悅者又如何焉而燕餼不足以盡禮樽俎不足以稱情星軺遽返霄漢悠邈音容日遠型範莫接其散落璀璨者直咳霏唾屑之餘爾此　殿下之咨嗟詠嘆而謨所以不朽也竊觀是編則其響也瀏瀏而長其節也繹繹而齊豈非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乎氣盛而化神者乎其所經過山川郡邑土風民俗酬酢接應燕娛眺覽有可以昭闡性靈暢叙幽悄者則莫不以詩發之舂容以大寂寥以小辭當於境聲協於耳色調於目而繁省廉肉鑿鑿皆中於大雅之遺音因兩公之作而究其所自則　皇朝政治之溫柔敦厚

所以感之者槩可見矣以至紀述題序之文楷書行
草之法咸能力追兩京蘧武二王而爲我東人人傳
世之大寶得於天者信乎全且大矣若其儀觀之修
飭器宇之恢弘將 命而不貳肅敬周旋而動導規
繩衎衎雍雍於風儀符彩之間者則殆非言語文字
所形容也旣與我 殿下從容於逕勞之日復辱與
諸陪臣賡唱於儐接之時亹亹惓惓終始若一日非
有得於古昔王人咨諏詢度之意者能如是乎雅度
懿則赫赫在人耳目愈往而愈不沫是集之行固若
太山之亭芑而角弓嘉樹 殿下之所無忘也他日

想像彷彿而少挹其景仰之素者其不在於斯乎兩
先生之歸也偕陞廊廟勵翼清朝笙鏞黼黻一出於
性情之正則是集也奚但鏗鏘焜燿於海隅僻壤而
已哉必將被之管絃登之 朝廷媲美於周家之什
而我 殿下感戴 皇眷之精衷祗敬 王人之至
悃以是而益白於 天廷矣東人之遇兩先生誠大
幸也況臣猥蒙 殿下之命迎候兩先生於界頭且
獲叨陪於儐相之後挹馨戀德良不自已而重承
嚴旨得叙其軌躅不亦微臣之尤大幸也乎於其盛
美臣誠無以揄揚而迺若周爰之中度詞藻之伏人

覽是集者可得其厓畧矣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八月下澣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臣申欽奉
教謹序

耕餘録序

癸丑夏余遭無妄之灾幸賴 天恩放歸田里旣擯棄矣無所用於世年又迫知非讀書著文俱精力所不逮耕犂之暇輒録平日之所聞見者時以己意補之益遺寂也非傳後之蘄也

衛道通紀序

道原於天率之者人古昔上聖人與天契性焉安焉

所存者神道寓於身不待修辭帝降而王辭之攸始自王而降即雖辭之猶患未曙宣尼無位鐸教聿興聞知私淑泂源遂遠且也六經之傳詁訓各異剗煩治蕪紹往開來之功固歸於有宋諸子而西京以還宿儒代有嚅嚌揚扢口授弟子古文由闡功亦自大肆　皇朝王氏所創為道統考以紀其躅而取之太煩珉玉同載就其所載去珉存玉使鄉往知歸塗轍無歧噫書經硏火無完簡矣世趍聲利無全人矣談講雖悉踐履皆鮮名記儒苑者亦且耳食尚論之士所致慨者愚之為此蓋彰余壯學之志云

鐵網餘枝序

楊升庵詮古人詩或記其全篇皆集外遺什選外餘律人罕知者而音響瀏瀏譬如牛渚犀然幽恠畢露周廚珍設貝柱靡漏余竊嗜其新穎輯為秩命曰鐵網餘枝灕漇於滇底者詎不為金谷之上賓而然非識寶之西賈亦何以別其品耶升庵名慎字用脩蜀人也太師廷和胄子生弘治戊申正德丁卯狀元為翰林修撰當嘉靖　帝追崇私親毀禮自用張桂媒孽霍方附麗太師及升庵屹然砥柱其間父子俱得罪去而升庵言最直禍尤最烈編戍滇中滇距京師

爲三千里謫三十五年不得還年七十三卒一代偉
人也文章博贍地負海涵無可不可欲秦漢則秦漢
欲唐宋則唐宋間作建安六朝語生色燁然一代奇
才也以一代偉人抱一代奇才而竟爲盛明之屈賈
噫寃矣哉王司寇世貞著藝苑卮言其所考據多祖
升菴而模之言升菴者什之五而詆其短者又過半
余恒恠其祖而模而更詆之也蓋常勝之國欲無敵
苟其敵也必不相忘不相忘則詆隨之昔秦國之圖
天下也南忌楚東忌齊北忌燕中忌三晉已矣未聞
忌衛魯中山也非敵則不忌忌大則見其敵愈大也

若升庵者其王司寇之不相忘者耶為升庵者固恐其或不誣也其誣詩則曰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着衣喫飯其誣文則曰繒綵作花無種種生色其論議則曰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墨守有餘輸攻未盡云旣博旣工旣詳旣精而求之遠大矣贊之已侈則復奚疎乎忽乎不得乎拙乎失乎云爾哉其有意於誣之者皙矣然不得終抗其真則曰明興博學饒著述無如用脩曰楊用脩之南中稿穠麗婉至曰楊状

元慎才情蓋世其不敢掩者且如此其曰不曉契膏
無種種生氣者不其相左耶李滄溟攀龍守順德時
有胡提學者過之胡蜀士也滄溟問升庵起居胡云
升庵錦心繡腸不如陳白沙鳶飛魚躍滄溟拂衣徑
去口咄咄不絶夫以王李之逸韻奇氣張軍振鼓驀
剸鞅韖並驅中原狎主齊盟眼空千古足躪當世而
猶不得不俎豆升庵即升庵所造可見已升庵平生
著述甚富棟充牛汗而余顧局於褊邦莫能盡覽其
籍而間闚流傳於小簡者則其論經史若詩文有與
余常日所證評者大略符契余幸鄙見之不爽於前

覺並壽之以詒文苑揚扢者之一臠

揚浦詩稿叙

嗚呼此楊浦崔子之詩嗣胤戶部員外郎有海氏將剞劂而行之世其友東陽申欽叙述而弁其卷曰崔子之歿白沙李相國嘗銘之矣崔子之行與事固日星揭也然其餘光賸彩之在麗澤間者欽尚能擧之矣盖萬曆乙酉歲欽同崔子進士薗胄庠云崔子年十八欽長崔子二歲俱少也同方矣同術矣目擊而莫逆矣穆穆然而溫乎朏朏然而靖乎淵乎其愈出也廣乎其不涯也鳳蹌而鶴立也冰明而玉潤也才

溢於貌而德以葆之聲溢於世而冲以持之求之於
古焉幾哉黃叔度衛叔寶其人也巳叩其所從與貞
纔訪便而遊於栗谷李先生之門矣微言獨契嘿識
幾融而一不自居也欿乎若無有者故世莫不知有崔
子而莫能知其為崔子焉發以為詩篇者曇花之自
雨也散以為行草者醉顛之神趣也戲以為丹青者
肖宅之三昧也演以為律呂者師襄之遺指也脩谷
者矣其儀企蹤者迷其轍執文者喪其華執藝者絀
其巧其稟也備而竅之於中其統也宗而不流於歧
驍發遐舉蟬蛻濁穢入楓岳洞天徧探幽邃結跏習

覺之徒猗袂以趨咸謂淵明脩靜復生于世而值境
域與流落人寰者靡不爽朗若自閬風玄圃間來也
聞者艷誦稱以天仙及其逐也益厭塵坌每春暖秋
京策一衛隨一僮放遊近郊水石彌日忘還恒愛龍
門水石之勝以為棲息地風雩浴沂之樂直與昔賢
同其歸也間輒訪欽終南山下清言終晷名理畢該
意得形忘千古一席趣造所極有非人人可窺亦非
人人可知方是時也欽惟崔子崔子惟欽各幸其當
吾世而得之也無何欽暨崔子皆罹痼疾不相見半
歲崔子竟不起即己丑歲也欽既病不克弔哭惟操

文誅之粗記子生平而文亡於兵火矣其忍言哉崔
子而年則日新富有大業斯究達而輔世約而循辭
誰之不如而長美局於遐造高才限於世運天道果
安在哉崔子之歿今三十有三禩欽乃爲幾死之散
人而揞擊於機辟九原可作其寧不忸怩於吾崔子
乎負外君生於寵子云亡之前歲孤矣未有與立而
乃力殫淵學摽擧頹拔追揚先美樹之不朽可謂曰
子矣火盡薪傳一氣長存華實雖潛靈跡不泯詩文
也哉其人也已後乎欽者儻亦有朝暮遇者乎兹其
可嘅又不必嘅者天啓元年辛酉清明書

玄翁自叙

玄翁者何許人也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官顯於朝而翁不以官為心以罪竄於外而翁不以罪為撓無所嗜好無所經營視貧猶富處豐如約與人交人不得以親踈接乎物物不得以拘絆少志于學旁通九流粗涉其源未竟其歸曉好羲易有會於邵氏天地萬物之數而亦通厓略而已書無所不觀書籍之外翛然終日俗物不敢干也交遊盡一時勝流知翁者多而或知其文或知其行事有白沙翁者與翁比隣能知翁趣造翁亦知白沙白沙以直言得

罪貶卒于北荒翁有絶絃之嘆無意於人世矣在謫中嘗自賛曰以為玄翁也則齒缺髮秃面瘦體削非昔之玄翁以為非玄翁也則泥而不滓困而愈亨是昔之玄翁其非者是耶其是者非耶吾且忘吾而不失其故吾所謂非昔之玄翁豈非是昔之玄翁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四大雖合孰真孰假噫爾玄翁能於天而不能於人者耶天耶人耶吾將歸之大化蓋識其實也所著有求正録和陶詩及雜文雜詩若干編乃翁餘食也世未有知翁者安望後世之有朝暮遇乎翁別業在金村象頭山下一號象村居士云世稱

玄翁仍以玄翁行

林塘詩集序

詩者天下之至聲而聲人人殊何也綿千百載之久歷千百人之多雪月風花人情物狀前輩操觚者道之已盡而加又風氣局之世代移之則無藉於唐不及漢宋不及唐聲人人殊也晩出而欲追古作者卽高馳遠駕上者建安盛李下者亦不出錢劉韋柳間彬彬者固彫而失之則或隨於壽陵之匍匐巧者膚立拙者茅靡曷若平其調易其辭無望於摸擬無失於性情自名一家言也蓀此道者故相國林塘鄭公

其人哉淸而麗也華而贍也長於情而不吝於格也求於味而不乖於韻也無劌心鉥腎之勞無牛鬼蛇神之異自然步驟於元和長慶之際噫其諧世之音歟公之生適當我國鴻厖亨泰之日少擢嵬科翺翹揚英朝夕於白虎石渠提衡文柄儐接皇華卒乃入陞鼎軸爲世之淸鏞大敦享用五福終始令望若公者其膺國家文運而昌者非耶詩將公餘事爾自昔以詩名者多草野羈窮而鮮得於貴顯三事之上故房杜無音甫白擅聲其儷至並稱者僅燕許二人若公者豈非其匹耶然泗濱之磬孤竹之管空桑之琴

雲和之瑟音非不美而苟無賞音者則與折楊混然則有公之詩而得公之時者亦係於 祖宗朝用人之盛猗歟偉哉公之詩若文蓋累秩而亡於壬辰兵火今之存者摭拾於聞見才百之一崑山片玉愈少而愈寶奚多乎哉公之宅相知樞金公尚容氏及其弟承旨尚憲氏繕寫爲卷要不佞文弁其首不佞非任也顧念君實之誦於口久矣且與金公有兄弟之義不敢辭而序云

江天別思帖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羊舌肹用而晉重公孫僑

相而鄭理端木賜使而魯安申包胥起而楚存是數
君子者標舉足以動物辭命足以伏人解亂繹紛通
微決閡片言重國名實純粹若白沙李公其若人之
儔乎方公之膺儐命也上价通賊燄熾中國之威損
下邦之禍急崩離蕩析匪朝伊夕微公左右先後若
防制承則當時之憂曷可言哉使是數君子當之亦
何加諸噫公而生於晉楚鄭魯之間與遊於角弓嘉
樹之會則又何渠止為若人之儔而已乎後有能紀
載如左氏者出則又安知不彰公遺事彬彬如向如
產也乎公之在朝以茲帖要我小序而蓬莽之際俱

遭癸丑之禍放竄分飛倏更十年公已下世矣去歲夏余還自纍所公之孫井男氏持以來示摩挲舊本宛若夢境其雍容尊俎之儀跋涉戎馬之跡猶恍然在眼中人代河山杳然愴懷延陵之劍尚可掛於樹枝為之一淚書而歸之

松江詩集序

萬曆辛卯春孽臣竊柄蒙翳三光煽侢飛語簧鼓內外大啓搗穽網打一世士而松江鄭公為之首薜蘇西荒幾不保性命歟時在郎署固未及與 朝家事且未知鄭公為何如人而然自隱度於中曰斂言逞

矣國其替乎翌年壬辰倭寇猝至 乘輿西狩政化鼎新爰採國言公遂起廢膺 命體察視師南服而欽亦承 上旨從公幙府始識公於轅門矣公於是時年已踰艾歷盡齮齕僅脫罪轂而飄洒峻潔不改其度豪姿英氣萬萬襲人言及時艱期以身殉觀於公不惟知公之爲人亦因以知攻公者之爲人也公歿而禍益烈當事者追論公爵株連波及酷於鉤黨後進晩出稍持公議輒加指名擬之重典遠邇承風齰舌噤口諱言公姓名者三十年矣已未冬公之季胤正字弘濱氏裒公詩什授簡於欽欽受而卒業曰

古人不曰詩之為道出於性情乎亶其然乎斯詩乎清而秀矣峭而拔矣長言雋永短語高邁翩翩霞舉有玉宸蘂珠之遺總而論之價自連城當公之世而秉觚墨者其瞠乎後矣苟究其詣而極之則詎不為開天諸子之羽翼也耶然茲乃技爾蓋嘗聞公少束脩金河西之門長贊業高峯奇公時則有若思庵朴公淳棨判金公繼輝栗谷李公珥牛溪成公渾洎諸朝野名勝靡不顯重公相與力擔清議務為激濁當時立名之士延頸而望下塵丏膏馥兢兢自重者比蹤也俄而世道[redacted]變標榜隨立而訾公者起矣公既

與時左而進宅台階適當讞獄之日不幸縉紳之禍
發於簡札雷霆不霽圜狴遂繁三事之臣孰非 上
股肱而事有得失罪則歸公疾公者從以媒孼公安
得不顛頓敗折也乎忠孝清白之著於行嗜義遠俗
之癖於操好善疾惡之根於天愛人下士之孚於物
怨敵亦不得容喙顧其內無畛域外絕媚飾不苟合
而好盡言即公之不能自全也使公生於今日則必
不以私利競必不以附麗榮必不毀方而瓦合矣必
不見危而偷生矣嗚呼上世天下為公中世有是非
而無好惡下世好惡作而是非亡好惡作而是非亡

則其何所不至士之遇下世可慨也已然豈無待於百世之下

體素集序

李生時材衍其先大夫體素公遺篇屬余曰希音特賞至寶須價敢以累吾子余受而卒業曰吾能知公之生殁惡不實其跡記余舞象之年僑居西郭外有秀才羸僮蹇衛挾策躡蹻款余門者起視之非素際也迎而坐詢其名即公也時公聲譽甚章甫間余固目擊而莫逆矣精華溢發亹亹射人語纚纚不竭袞鉞今昔數百家而獵取之未數年已掉鞅薦紳先

生間為一世重又數年釋褐登廷為翰林儀鑾翩賦
牢愁矣又一年而敘徘徊郎署旋復扞文罔再遷于
齋又數年而敘纔躋四品卒矣其才若是乎高而其
遘若是乎奇何哉方公之少也咀嚼左馬莊列下逮
韓蘇馳騁數千載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陸海之蔵
富於蠡頓而氣之積也衍邑弸彀譬如逢春之木生
色自悅而其榮則葩有本之瀾一瀉千里而其匯則
淵達而為通衢長術嵬而為馺娑靈光其在嶺海之
陬風呻雨嘯醉罵眠囈無非可諷而可歌也駸駸乎
大家矣惜不得登之明堂閒奏於鈞天萬舞中以章

大雅豈與夫苛尺而裁幅竊似而假眞者同日道哉
儉者服其博偏者驚其全隘者望洋拘者失操升公
之堂而齊公之龍者其鄰矣哉假公以年則其育不
神而化之也乎公性易直疎亮放逸不拘檢面斥人
過至顏騂心悖不饒也排擯敵撼論潑不振蓋坐是
也公處田廬時入城市馬首輒指余所炊黍買苦握
手磬歡揚扢一世忼慨悲吟豪辭錯出雜以調諧談
天矣歟公不多遜誰之不如而止於斯人亦有云豐
玉荒穀言其時也如公之才而不能玉於豐不能穀
於荒其天也哉然後而言立古稱不朽有時材而行

公之文則公亦不朽也已顧余愧非子期西貢

玄谷集叙

玄谷趙子之詩若文爲卷者九而衆體俱焉朱絃自韻天籟不御可謂奇矣異時採摭風謠其不爲登壇之一人耶趙子慨踈倜儻負氣義重然諾於書無所不覽而尤好莊周氏槩其趣造在於八極之外而顧局於埃壒中知者少而不知者多與余同罹癸丑之禍坐廢者十年而起爲臺憲又作爲外郡其時命之不諧耶然趙子之才豈止於此余旣賞其文復爲之一慨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二

象村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記一十一首

蛟龍山城控制樓記

歲壬辰夏海寇之鬪亂我疆場也疆場之吏咸選愞劻勷不敢何一聽其滔逞而入方剪焉阽危蓋非惟民狃恬嬉不識兵革而然殆亦由於隄防之疎其策也越三年甲午我元帥權公懲往毖來迺於帶方舊址相視地宜因山而城僧處英實董其事七月而工訖雉凡一千四百直城之東作為譙樓三椽而丹雘之未幾元帥以龍韜虎韔爰届茲區喜其工遄而地

勝遂額其樓曰控制命從事中欽敘其事始末欽謹
受而次之重以諗于衆曰御嶺界分而帶方居其間
財穀之饒士馬之強足以奠蔽上都總紡列邑遏軋
凶鋒此兵法所謂地有所必守攻有所難拔者也平
原易壤澶漫旁出鵝鸛錯列求與之角而長短異技
者爾衆之所難而絙以危岡綮以複嶺神扃鬼鑰鍵
閉莫測表不敢覘攻不能陷者雖以賊狡獪亦不知
所以謀以所易制所難宜無不就者怯者勇懦者礪
以寡制衆以弱為勁其有選愞而不前者乎勵勸而
思退者乎向之前焉陷危者可以恃而無恐斯捷之

稱庸非稱情也歟噫　聖祖神宗歸赫重光仁覃義陶涵濡鞠姓寧而室家遂而生養以長以育逾一百年澤至渥也其在下令惟當攄爾心竭爾力恪守爾地方茲乃之職若其不然而見賊輒逋逃如壬辰之為則豈特為長民者之羞哉我元帥曾牧光州有梨峙之捷陞巡察也又建羅州之績固已名聞　上矣英師自亂始倡義鳩旅克左右元帥在羅州英遂有功　朝廷特授上大夫之列而復劉為此舉卒乎有成若師者其盡客塵而復性起道用而益他者非耶有元帥為之將如英師者効力於下而得地利且如

此吾知全湖之民能脫於毒燎虐焰之中者其在此乎而或者中興之基自是而爲之兆也歟萬曆二十四年中夏上浣都元帥從事官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　敎兼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校勘校書館校理　世子侍講院弼善東陽申欽記

壯節公祠宇重修記

麗祖之一三韓也我先祖壯節公實左右之以成其業終以身解主危及其身後靈異益著班班在乘牒間可考也麗祖臨御追封公壁上虎騎衛太師開國公贈謚壯節公錫以三重大匡毅景翊戴匡衛協輔

祗節底定功臣之號麗祖歿與太師武烈公裴玄慶
太師忠烈公洪儒太師武恭公卜智謙太師忠節公
庾黔弼太師熈愷公崔凝俱躋廟廷配享爲麗代元
勳世號六太師暨睿宗西巡訪公後裔之賜御製詩
歌各一章以奬之入我朝　文宗大王特舉公六人
配享于麻田崇義殿迄今俎豆不絶迺異數也公之
存賜姓于平山公之死賜葬于春川而全羅之谷城
寔公之所自出也顧地界荒僻文獻莫徵無有能追
誦遺烈記公之姓名者噫公之精忠大節足以貫金
石而昭日月公之宏勳巍績足以焯耳目而光簡策

苟有志於世道者莫不聳稱而爭傳而其鄉人子弟廼反昧昧無所於矜式其可乎哉萬曆己丑年間由侯沃氏佩符茲邑與其時觀察使李公洸皆其裔也合謀而起即城之地立祠以享公縣多士姓俾學春秋粢盛贍以土田臧獲聚境內髦士藏修於此要以風勵士俗於是乎此邦之人始知壯節公之為鄉人焉越四年壬辰倭寇於至至丁酉湖區為賊藪兵火蕩析所在丘墟而公之祠宇位版獨全其舊今觀察韓公亦公之後也授鉞來巡聞而異之遂重修其廟而一新之其所以揭虔妥靈者無所不用其極刻公

行狀陷之辭閒飭諸縣吏毋廢舊式詒諸鄉氓庶知依歸走人於累百里外抵欽書要記其顛末盖以公於欽為鼻祖也欽謹再拜擎跽而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纒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固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待於外也然世道衰薄彝倫蠹蝕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世其有能奮拔挺立於其間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國家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甘心於折首而卒乃保全立名與王定伯知公之為者其亦一世偉人矣况我

東方雖檀君箕子所教化之地中更幅裂戰伐相尋者近千載羅代僅能統合於中葉而終值甄萱弓裔之亂割據分峙又幾四五十年非公輔佑麗祖以基五百之祚則其聲明文物之盛禮樂衣冠之懿進於中國者何自而致之哉因是以論則公非獨有功於麗代雖謂之有功於大東可也六太師咸有大造於東土而唯公之世繼有子姓聞人達士代不絶書殆七百禩他則無傳焉豈公不食之報而福善之天有常而不惑耶觀察韓公以宅相之賢乃克原念太始追崇遺躅使之表著於時其用心之勤可謂曰至而

承流宣 化亦可謂知所務矣谷之人興於義篤於忠爲 國家宣力不墜公風烈者吾知其爲韓觀察之功而觀察之名與公之祠宇並傳於無窮無疑矣欽辱與觀察公爲同年及第又同爲公後故樂推言之以告來者 皇明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中秋上澣後孫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欽記

平壤西倉記

平壤古大都也地澶漫旁出人居踔遠其委輸于府

者必宿舂乃至值霖潦氷雪則馬牛踣斃交道民病之而迨數百年不與易也朴侯叔夜拜少尹之下車即具其狀聞于 朝得府西廿里羅漢寺遺基創一巨廒名曰西倉其起役也有以舉羸言者侯符尸役者曰材則叢祠旡則佛堂盖府俗好淫祠植大樹爲叢祠起佛堂於居室之右絃管幡幢不絶舞走敬奉恐後今初下咸畏忌毋敢舉侯遽命取一二爲材於是民胥祛惑競勸趍事斤斧版築顧盼以辦纔五月而工訖淫祀亦漸廢其父老至有持牛酒來饋感而流涕者民之在西堧者糶糴有所而不之府折其

稚僮十之三四人不再飧馬牛不汗膺而所致者倍爲遠邇来觀合辭而稱曰一朝而革數百年之弊何其惠也爲之而不識其所以爲何其不煩民也東陽中欽闍而歎曰朴侯之才我知之矣其遇事也猶長桑君之見垣也其斷事也猶庖丁氏之游刃也其就事也猶汴河之決風雷之迅而莫之閼也興滯補弊特其餘爾非足爲侯道也然其百年之患待侯而革五月之工使民不知一舉事而闢左教爲實用若侯非知先務者耶其才之全益可驗矣去歲侯之出尹也歟嘗贈之以言矣今年春以迎慰使赴龍灣路出

其境問民則民安問吏則吏戢問政則政擧以至館
宇城壁貯峙器械若公若私百爲之具罔不噲然畢
新欽自喜熙言之不妄其才之所逮豈止於平壤而
已哉可紀已朴候名燁錦城人時萬曆三十四年六
月下浣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申欽記

栗谷先生隱屛精舍重修記

海州有故栗谷李先生精舍燬于壬辰之亂且十三
年矣歲甲辰州之士子薰先生之風者謀於本道之
按廉州牧重新之屬欽爲記欽就徵其跡則州城之
西四十里外洞壑深幽潭澗澄澈峯巒秀麗者九曲

山水之勝也曰冠岩曰花岩曰翠屛曰松厓曰隱屛曰釣峽曰楓岩曰琴灘曰文山者先生所命名而所謂隱屛者即其精舍也厥初締搆有講堂溪堂養正齋敬齋義齋存養齋省察齋暨先賢廟宇廚庖庫廩罔不畢備先生不樂在朝時露章丐退往來棲息于中者有年所矣精舍成盖七年而先生歿先生歿九年而壬辰之亂作噫其幾何歲而天時人事之變遷至於此也惟其高山流水不隨世道而俱往玉色金聲怳與山水而長存則瞻依景仰舍是宜無他焉玆舍之重新其固不可以後之也先生以邁往卓絶之

資抱堯舜君民之志進則聯章累牘以格君心正時
俗為己任退則研精覃思以明天理祛人欲為大本
雖天不與年中途以闕贊襄之誠不克究於用而見
諸行事垂諸簡冊者班班可稽也所得之淺深所造
之高下非末學膚見之可以槩量而若其光明煒燁
通透洒落伸於萬物之表者則童孺下賤有足以覩
焉者先生可謂人豪矣先生之仕于朝也疆埸又安
民庶寧謐自常情觀之則若實無可虞者而其勤勤
惓惓於獻納之際發為注措布置者悉皆岌岌遑遑
如有亂亡之禍生於朝夕當時論者孰不以為迂遠

而不可施哉自今日言之先生之説鑿鑿如合符契
無一事一言不可施者向使得行于世而膏澤不屯
於上風化丕變於下則民生之塗炭必不若是烈也
世愈下而人愈卑耳目之睞心術之蒿民紀消亡天
彝滅蝕聵盲否塞極矣求得如先生者已不可見矣
先生而在則復作何如懷也玆豈非重可嘆惋也乎
州之士子尚能興起遺風尋其軌躅之所經以為羮
墻之地寔出於固有之天而不自已從今以往其詣
無曠百世而相感者乎先生之道其傳於永久也無
疑以誒聖人而不惑者非先生也耶其欲因其書而

求其道則又詎外於此一心乎苟能反求此心而從事於先生所訓迪不爲外物傾敓不爲私欲勞攘理明義精無有査滓之點綴則其吟風詠月傍花隨柳之樂皆爲己有而先生之音容謦咳不啻如常目在之矣抑不知其有永念于茲者乎詩不云乎風雨膠膠雞鳴不已州之士子庶幾近之異日吾東方有澡身浴德蔚爲醇儒者吾知必自海西始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上浣東陽後學申欽記

樂民樓記

宣宗大王卽位之四十年北虜忽剌温稱兵犯邊俄

又連結西胡老酋日耽耽伺我釁郤 宣宗大王赫
然計有以鎭撫之迺 命洛西張公往釐其師公至
則即提身爾軌挈衆維綱陽施陰闔落其牙角虜遂
不敢出氣以逞而疆圉得無事環地土數千里萎者
膏瞶者醒無不欲為公一效用公顧瞻咸興城埭有
不若制者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皆吾責也吾敢不覆諏諸將佐而克諧焉於是裁其
廣袤匡其欹邪周阿隈隩風氣畢萃其折中矩其勾
中規墉之制大備爲直城之南舊有樂民亭圮於兵
燹公拆其址而新之下為砲樓上設燕閣役舉而民

不若役記而民樂之迹其事而仍其扁曰樂民樓余
試而徵其實曰樓下有橋曰萬歲匯衆流而瀦于橋
下方可五里濤波淪漣望之若巨浸也橋外有野平
楚彌迤一面際海窮睇而不可極也野外有山皆自
圮而騖磈砑穹窿上摩霄漢列者為屏峙者為辟輿
衛於左右也斯樓之至勝也如是者可以使民樂乎
曰否吉日良辰賓筵既張適羽割臛游鱗入膾絲管
迭奏觥籌交錯佳娃爭艷珥墮簪遺燭跋宵分萬舞
縱橫者斯樓之至娛也如是者可以使民樂乎曰否
部曲咸集僚屬攸同出介而馳馬御而騰磬控若翼

紛送若組二矛重喬左拔右抽楚賨吳練風起電激
擊鮮釃饗餕及餟更魚灑鵝鸛閧不合度〻與〻攫之至
觀也如是者可以使民樂乎曰否撲有至勝而不足
以為民樂有至娛而不足以為民樂有至觀而不足
以為民樂則民固何樂乎此樂其亦無待於此而有
足以為樂者歟間者數年邊吏傳一檄則行齎居送
鷄犬不寧而今公之來虜牧不南矣穲稏盈疇矣市
纏盈擲矣夜柝得高矣晝行無警矣是非吾民之足
樂乎飢者待以食寒者待以衣幼者待以育老者待
以養死者待以葬三尺立而不欺三令申而不犯居

平則爲縣日有事則爲嚴霜是非吾民之足樂乎民
旣具二樂矣公且侈之以斯樓之美則公之與民共
樂者詎不彰明較著而民之樂之也不亦宜乎豈孟
氏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耶抑北路寔海東脊肕也
昔嘗淪於胡羯而逮 聖祖啓慶爲我國豐鎬黃楡
白草化以桑麻氊裘毳幙化以袵席至今世守之踰
二百年物盛而衰迨有日蹙之形則識者之憂有年
所矣非公憂其憂而善處其憂則曷能轉憂爲樂而
能享其樂耶若公者其敵王所愾而折衝樽俎者非
耶然公之德政使民爲樂者非由於 宣宗大王知

人之明邪非由於當宁委任之專邪民知其樂而不
知所由樂公能使民樂而不使知所由樂故先叙其
樓之勝之可樂而吹叙其民之至樂之不暇於外者
重揭其樂之所由生以示公之民庶幾繼公之後者
不失公之與民同樂之義公名晩字好古洛西其號
也有大才濟以志氣異日輔理經邦盖有待於公云
萬曆庚戌旣望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
館同知成均館事藝文館提學申欽記

近民軒記

李君昌期氏出監德山務明足以燭銖兩之姦而人

不以為察悳足以及豚魚之微而已不以為恩其清如水而待民則裕其苦如蘗而馭下則寬於是民懷於野吏戢於庭而一境憮然矣距德之界而邑者顧為德之氓曰曷不咸其惠而専於德也德之民惟懼夫一朝去我而不得為其氓也政成而暇闢其衙之軒而扁之曰近民東陽申子聞而語之曰是可謂得為民之道矣世之吏于土者其思有近民者乎民固可近而不可下者也號令舛則民不得近矣陛級嚴則民不得近矣朘剝甚則民不得近矣仇怨形則民不得近矣不得近則斯遠矣若昌期者教詔如嚴父

民安得不近撫摩如慈母民安得不近祛瘼如良醫
民安得不近約已如處子民安得不近噫遠則日踈
日踈而民離矣近則日親日親而民合矣一近一遠
而離合存焉一邑雖小可推諸一國昌期今日之試
於邑乃他日之試於朝者也昌期其擢狀元及第歷兵
部員外若將需于時也者而遷以一麾棲棲窮僻之
陬首下尻高僕僕米鹽間而其意有以自樂昔韓琦
出為推官蘇軾出為通判擧以吏能聞大人君子之
當官治事不以內外殊昌期之為稚圭為子瞻吾於
此卜之矣玄律絕矣萬寶成矣爾場滌矣爾圃收矣

仰父俯子含餔鼓腹而歌呼嗚嗚不知昌期之近於民邪民之近於昌期邪若夫湖山之勝遊賞之羡俟昌期之返左持螯右持盃劇談而論之萬曆庚戌孟冬玄翁書

穿井記

余逐于朝纍于壽春寓戶長朴善蘭家家舊無井汲泉流飲之當夏則病其汚而溷余諏諸邑之老浚于家之西北隈鑿而貯之甜白澄澈有源而不竭喜與主人共之俄有客來語余曰在易之井之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蓋井養而不窮也養者非直自養也養

民也養民也者君子之事也而初六泥而不食九二甕而敝陋至三而始渫至四而始甃五而乃食上而乃孚其德甚盛而其功甚艱今玆之井已渫矣其甃其食其孚蓋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比子之身則蘊道泊德而猶有不食之惻其不類於玆井之湮而不開孚元吉在上王明受福則吾將以玆井之勿幕卜子之離祉也余笑而對曰有改邑無改井井何求焉汲以來者其望深汲以往者其欲充井何與焉盈而出之則不以汲而喪其盈虛而受之則不以不汲而恒於虛汲與不汲井固無事於其間也之井也不處

於通衢大術之中而處於嵁岩邃壑之間不顯於列肆齊民之用而顯於畸人纍客之所其體與用信有似於余之履也用與舍未嘗不與并同而又未始不繫於天也則余亦無事於其間也姑與子擷芳芷薦泂藻酌一勺而酬之因以書之丁巳首夏下浣也

寄齋記

有之而自有其有者妄有之而如不欲有者誣有之而恐失其有者饕無之而必欲其有者躁唯有則有之無則無之惟無與有不適不莫我無加損焉者古之君子也若寄齋翁其有聞於此乎寄者[illegible]也或有

或無去來之未定者也人之在天地間其真有邪其真無邪以未生觀則本乎無也以已生觀則專乎有也泊其亡也則又返乎無也若然則人之生也寄於有無之際者也大禹有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信乎生非吾有天地之委形也生猶寄也況自外之榮辱乎自外之禍福乎自外之得喪乎自外之利害乎玆皆非性命也寄焉而已其可常乎自夫榮辱之不一也禍福之不一也得喪之不一也利害之不一也而人與之俱化孰知夫不一者化而其一者不化化者人不化者天合於天者必畸於人達者喻之曰安時處

順聖人論之曰居易竢命隨境而懸解盡性而事天其歸一也寄之來也知無所寄寄之去也知其本無物寄於我而我不寄於物形寄於心而心不寄於形即何所不可寄哉草不謝榮於春木不怨落於秋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善處其寄則其歸也斯善矣余與寄翁同得罪余貶峽中翁遷海上余亦扁峽之居曰旅菴旅也寄也其義一也豈非同病者同道乎抑不知其旅其寄何時止而其不旅其不寄且寄之造物而已余與翁無事於其間也姑以余之素乎旅者書以寄之

故左議政文景申公畫像重修記

故議政府左議政文景申公遺像也像舊藏于其家廟中經七十三年遭壬辰兵燹遭兵燹僅全者且二十九年所後孫靈川君應榘氏肅謁展敬起而惕曰紛地渝矣纘繡陁矣愈久則愈漶矣無所於羹墻矣遂繪人具繪物摹之彰施其采增設其色烏紗黑袍犀鞓靴佩之儀煥然復其初爲趺纛朗目日角珠庭之容儼然還其觀焉乃跽而拜曰精降于嶽而傳于斯神返于躔而寓于斯公歿百有二禩葢章爲天相之佐肇自今係吾宗者舉有所羹墻矣復伏而思曰

公百世之君子也像雖吾宗所私有若公名行其又可私不肖孫何敢以先祖故私吾文景公哉盍就立言者揭公逸事而公詔之備昭代外史氏華袞垂耀無極也邊以一介使屬不佞欽紀之欽非嫺於辭者曷足以責公而見凡操觚墨紀人遺事者苟循其所私者紀之人與紀為貳人貳違信紀貳違徵違信與徵人莫之與矣夫若文景公信在紀前徵公者皆非耳食欽焉可私吾之不嫺於辭不誦公公之於百世下哉顧公之事業在國乘文章在剞劂風流符彩在談者之口即欽何所容其喙哉然嘗有聞於當世之

先達矣　中宗大王踐祚之十餘年欲大有爲黜百
家尙儒術將措世於三古之隆時則有若靜庵趙先
生出而明勗勵相協志同方之士彙征勵翼期月必
世之化丕應後志而中影之域已伺於沙下矣仁人
衮與公比術　一日聞公疾來候談及　朝廷徵刺善
流目以過激隱其竅而餂公旨公逆射其伏厲聲折
之曰自昔醜正之徒莫不篤是名擠之以爲罟穽公
何此言爲也衮素憚公洎聞此言輒沮而去無何公
卒公卒才十三日衮媒禍由左腹構萋菲宵叩北門
上變刀鋸接摺突起於中夜自靜菴以下名卿碩士

殆盡之一綱矣賴元輔鄭文翼公塵裾泣諫梢殺其毒熬於方銳之鋒而不能祛其末大國家之勢岌岌乎累卵矣文翼坐朝堂攬涕呼公字而曰其若在世詎有此事盖文翼深知公獻為聞望有以服諸壬人心膽故為此語云爾然之言也不唯文翼而已能言之士迄玆稱之不衰口申文景卒而已卯之變作寔非與人之同情也乎鸞鳳與鵂鶹共翔芝蕙與當猶共盛人知其必不勝也然則君子之不勝小人必矣而乃以公一人之存亡卜衆小人進退則公之為喬岳為蓍龜善不期於揚而自揚惡不期於遏而自遏

者其所立宏也我朝數相業文翼為稱首而乃文翼所推義在公以文翼長德偉量猶自遜不得為公假公居文翼地則為文翼所為無不及而有餘者皙矣大抵為文翼為兩難為公為為尤難面折於事著之後以直自樹者亦能之至於李塞源潛融嘿化尸之以不宰之功者非卓絕不常之才不足以當之宜文翼之追思而退遜之也天下非公以階其變震撼擊撞卒使文翼主之豈非二公之不幸乎抑豈非忘士仁人救淚長嗟不自已者耶考公行歷則始用於成宗大王致治清明之際中忌於燕山主昏暴殄世

之日爰立於　中宗大王礪精求理之時出處行藏
正以明矣自丙子至己卯四年之中群賢騈武衆慝
縮迹是我　朝之慶曆元祐也化行於上俗美於下
海隅僻壤之習進而納於家孔户孟之域而庶幾乎
一變而之道其體天贊元斟酌元氣公實司之則注
措經綸赫以光矣昔人有言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公之謂矣夫畫肖貌也文肖事也貌肖則欲彷像其
風儀若得之事肖則欲模楷其德業若得之至其心
神性情洒落於萬物之表而在畫與文之外者畫與
文之所不及也當何以求之哉公諱用漑字漑之自

號二樂亭文翼公諱光弼字士勛成相國希顏有
社稷功位端揆以人事君所進諸公與文翼二人傳
者頌其得人云贊曰使公存而致己卯之治者天乎
使公亡而不得止神虎之變者亦天乎何天道之不
一抑邪運之多懲乖紳委而立乎具瞻之地可傳者
真廣平推其正長孺讓其節乾旋運用處乎從違之
際不可傳者神當世挹其風後世薰其飫其英靈爽
氣不與臭腐俱盡者必當騎箕而騰雲霄御飈而游
汗漫孰知指窮於薪薪盡而火傳綃素之形似是先
生之一幻非曠代而相感曷為起余之永嘆

崇賢書院記

蓋奚正德己卯北門之禍作也衆賢將並命於一夜之間冲菴金先生其一也時則元輔鄭文翼公壹裾泣諫以霹雷遝而俄而鄭公去則衆賢果盡於蜮射而冲菴爲之首至嘉靖丁未辟書之禍作也圭菴宋先生被禍如冲菴噫君子之不得於天至此哉 宣廟即阼大闡伸枉之典而誅奸旌善無及於既骨然可以少洩志士之痛之三君子咸出於宋氏之門謹稽故正郎宋公順年有壻是爲文翼正郎公之子進士汝翼有壻是爲冲菴正郎公之子府使汝諧有孫

是為圭菴萃於一家而懷德乃其游居之所擬之廬陵之有歐陽文山尤盛矣舊有祠宇在龍頭麓隸於壬辰萬曆己酉移剏於縣西數里外形勝具焉玆役也鄉大夫宋侯柟壽實尸之縣之士子請額於 朝賜以崇賢之號官給俎豆享以中丁後十五年而欽起廢還 朝宋侯以欽爲宋之宅相屬以詒後之文欽不辭而曰三先生事與行焯於國乘非假欽一二談獨欽之慨然者存 中廟 明廟以大聖人御世而三先生猶爲宵人敵撼豈天地覆幬而荊棘虺蜴併稟亭毒爲物之害哉抑世運之昇降而有不容人

爲者歟嗚呼冲圭兩先生之憐固有不忍說者以文
翼之長德而僅脫於家貞再扼於安老踣而乃起天
曷故焉竊以三先生倂像之則文翼公如太山喬岳
元氣依稀冲庵公如峩眉萬仞雪色崢嶸圭庵公如
儀鳳瑞世建標百禽其皆不世出之人非耶論孔孟
之世則累千載而遡也言鄒魯之地則累千里而遙
也然而嚮往者必曰孔孟也鄒魯也稱道之若隔時
而比隣者況相去纔百年而步武謦咳之所逮者乎
觀法近則用力專玆非鄉薦紳士之幸歟欽府使公
之裔也與三先生同祖於正郎公感慕興起不啻朝

舊遇者記昔舞象之年省外家丘壠仍訪冲庵遺躅於滄丘江上玉色金聲彷彿於競秀爭流之際今四十五霜矣於三先生跨鄉之處詎不益愴悢也乎其有敦行邃學異日為國需用者吾知其必始於懷文翼公名光弼字士勛官至領議政文翼其諡也冲庵公名淨字元冲官至刑曹判書諡文簡公圭庵名麟壽字眉叟官至大司憲云天啓五年乙丑長至東陽申欽記

廣寒樓記

介於湖嶺之壤為一大都會曰南原山川之所湊集

而廣寒樓得其全樓毀舊年而府伯申公復其舊徵
其勝則曰之樓也西有蛟龍城南有金溪山東有方
丈山有水源於方丈迤邐而下爲蓼川折而注樓前
瀦而爲湖涵泓澄澈若氣濛起箕尾間南經傳說北
經龜宿而襟帶之也湖外有膴野長沙斷壠奇岩島
嶼花竹若青城洞裏玄界初開優華石英互發而交
拆赤水丹丘倘怳而靡窮之湖上有橋跨空者四若
婺女渡河仙官集役橫橋一成碧落平地名之曰烏
鵲記其似也統諸勝而樓之虹梁畫栱珠箔瑤窓若
五城十樓紅雲擁之雖眞仙亦不得尋也名以廣寒

其在是乎顧廣寒之說難知也嫦娥奔月此焉攸宅
百丈之桂三千之斧守杵之兔若有若無浩浩茲茲
乃援而名斯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可乎其不可
乎鄒衍之言曰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佛氏之言曰恒
河之內有三十三天仙家之言曰度世之所有三十
六洞天雖出於荒唐無端倪而亦未宜徒謂之吊詭
也今以天象稽之三公九卿酒旂市樓人間之所稱
而引以為列星之號則天上之廣寒獨不足為南原
之廣寒乎人間天上不必論也塵躅真遊不必分也
當其沆瀣初收素影流輝俯瞰平湖傍臨烏鵲橋山

河大地擧聚目前於是乎手把金屈卮口誦明月篇座有素娥披阿錫揄紵縞和而侑之吾不知天上之與人間其有辨乎其視羅家老子奉天實皇帝幻遊暫時聽霓裳羽衣銀橋一掣蓬海遂隔而竊竊然持以誇詡者又何如也達人觀物在驪黃牝牡之外抑余三十年前從元帥幕會于茲樓適丁牛女交會之夕桂苑天香已夢境矣恨不偷大藥駐韶齡白首鍾漏已府伯即余家弟名鑑字明遠經方伯侍郎莅府以治行著云天啓六年歲舍丙寅孟秋右議政停盃道人申欽記

象村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詩韻含英[illegible]

中